

第三編

諸葛武侯

咸陽李岳瑞述

目次

- 第一章 敘論
- 第二章 武侯之時代
- 第三章 武侯之出處
- 第四章 武侯之相業一 通好吳國
- 第五章 武侯之相業二 征蠻之績
- 第六章 武侯之相業三 北伐始末
- 第七章 武侯之遺著
- 第八章 諸家之評論
- 第九章 餘論

第一章 敘論

著史氏曰。甚矣。知人論世之不易也。夫所貴乎尙友古人者。必先審古人所處之時代。攷其人羣進化之程。所同異於今日者何若。然後取其學術功業。言論行事。與今昔之時勢。一一比較而衡量之。何者宜於古而不宜於今。何者雖歷百世而不可易。古人往矣。而其精神乃常不泯於宇宙間有以資後人之觀法。歷史家之有裨於羣治也如此。非是者則皆謂之空談無補之俗學耳。如季漢丞相諸葛忠武侯者。伯仲伊呂。指揮蕭曹。雖婦孺皆能道之。可不謂千古之人傑矣乎。然徒知其爲人傑。而其所以闢世一出並時無兩者。究莫能揭其真面目眞精神。以與天下人共喻之。而徒曰是識治之良才也。管蕭之亞匹也。夫亦奚貴有此尙論也哉。侯之歿於今千八百有餘載矣。言鐵緯之學者託焉。言術數之學者託焉。言神仙之學者託焉。齊東委巷之譚。固無足爲偉人輕重矣。卽有少數讀書稽古之儒。以知言自命者。不過謂侯爲漢末之貞臣而已。漢之有天下也。四百有餘年。名臣碩輔。不爲少矣。侯卽忠於漢室。不過爲漢室之一人已耳。何足以代表一時之人物。又何能掩四百年之人物。使盡出其下哉。但求諸客觀之事實。而不深察夫主觀之精神。則宜乎買櫝而還珠。舍魚而取筌也。有宋諸儒。議論一變。自謂能深識古人之眞矣。然無端而取性命道德之空言。強以被諸前哲。略其緯武經文之績。而奉以正心誠意之名。於是分孔門私淑之一席。以予侯。而侯之真面目眞精神。愈不可得見

矣。掃尋常崇拜之諛詞。獨綜括其內政外交學業諸大端。揭其真相。以爲千古相臣之標準。吾又安能已於言也。

臣道亦多術矣。有名臣者焉。有重臣者焉。所謂名臣者。才足以治一事而已。一國之感衰。非其智之所與謀也。其功足以及一時而已。百年之大計非其量之所克舉也。重臣則不然。其力足以振數世之衰。而遺愛且延於後嗣。其智足以規未有之局。而蒙休且及於隣邦。斯真開諸一出之英雄。而並時無偶者矣。擬以近世立憲國之名相。庶幾近之。顧是重臣者。不易得諸開創之朝。而恆見於守成之世。不出於英主當陽之日。而恆出於冲人繼體之年。則以開基之主。英武之君。大抵予智自雄。威福操自一人。不肯聽大權之旁落。雖有重臣。無所用之。必俟繼體守成之世。天子垂拱於上。百官總己以聽於下。而是重臣者。乃能運其轉移一世之神明。以規造未來之時局耳。賈生晁錯。有其志而不遇其時。霍光遇其時矣。而無其才與其志。豈天之獨厚於武鄉哉。不然。何其憑藉之地與時。乃適與其才爲最宜也。吾乃得舉武鄉所生之時與所處之地而一論之。

第二章 武侯之時代

東漢二百餘年之時局。一外戚宦官迭爲起仆之時局也。世祖起家儒素。本無經營連合之志。遭逢新莽之亂。乘時崛起。撫有天下。此真所謂孤始願不及此者矣。是故天下旣平。絕不爲

大經大法。垂後昆之計。而一切因陋就簡。無改於西京之敝政。孝武奪宰相之權。以政柄歸諸尚書。最爲大弊。而光武因之益加甚焉。雖有三公之秩。會不得與聞政事。國家既無重臣。以持安危之大局。一二佞幸小人。盜弄威福。更無一人焉。力爭而爲正之者。此外戚宦官之禍。所以相尋而未有已也。和帝之初。竇氏始威。其後滅竇氏者。鄭衆諸人也。安帝之時。鄧氏繼起。其後滅鄧氏者。江京李膺也。閻顯專政。而孫程等十九人仆之。梁冀擅權。而左悺等五侯斃之。勢殊事異。激成兩黨之爭。竇武殞身於前。何進赤族於後。於其宦豎之禍。達於極點。袁紹因董卓之力。以芟夷而度劉之。老弱無遺育者。宦官雖滅。而帝室之威柄。不旋踵而下移矣。究厥由來。皆宰相無權之故耳。官廷大局之變遷。有如此者。

西漢之初。雜封建於郡縣。國外重內輕之局也。自孝武以後。中央集權之議大盛。而諸侯日削。遂以成新室篡奪之亂。光武中興。猶沿斯制。以十三部刺史。分統天下諸郡。刺史秩卑而權重。略似明室巡察之制。當時吏治。至爲修飭。使無外戚宦官之塗毒。雖數百年無亂可也。自夫貴族奄人。相統而執國柄。親戚故舊。遍於郡國。皆挾中央之勢。以肆虐於民。至於滅人宗祀。沒其田園財貨。而有司莫敢誰何。天下之人。始側目重足。不可一日安矣。盜賊既起。海內繹騷。謀國者不思究致亂之原。而輕信劉焉之邪謀。謂寇亂之滋。由刺史太守之無權。乃徧設州牧。仿古者方伯之職。舉一州之財權兵權而悉付之。於是中央集權之局。一變爲地方分權。外重內輕。而割據之大勢成矣。州郡大局之變遷。有如此者。

三代以後之風俗。未有善於東京者也。光武以儒素起家。故當干戈擾攘之秋。卽首立太學。敦崇經術。明章繼體。教育益宏。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以故二百年中。人知絃誦。士崇節行。桓靈以後。主德愈昏於上。而士氣愈奮於下。於是外戚奄宦。不利於其所爲。乃翊爲黨錮之說。以草薶而禽獮之。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正士旣夷。漢祚亦隨之傾覆矣。洎曹公得政。以其悍戾驍雄之質。日爲改玉改步之謀。知登崇節義之士。必不肯附和其奸謀也。於是收召有才無行之徒。羅而致之。俾甘心爲權門鷹犬。而華歆蓋昭之流。遂平步而致青雲矣。觀其下求才之敎。至謂有不孝不弟。而有強兵富國之謀者。皆不惜被濯而進用之。其時節義之士。碩果僅存者。唯一孔融。乃誣以罪而加以赤族之誅。其大意可見矣。嗟夫。光武明章。所敷世培養之而不足者。孟德一人。破壞之而有餘。豈不待典午之衰。而知神州之將陸沈矣。士氣之凌夷。有如是者。

嗚乎。英雄造時勢。時勢亦產英雄。東漢季年。法制風俗之敝壞也至此。於是吾國大政治家。秦漢後之第一偉人。乃乘此潮流而崛起矣。

第三章 武侯之出處

漢丞相武鄉忠武侯諸葛亮。琅邪陽都人也。字曰孔明。遠祖豐。當元帝時帝爲司隸校尉。有直聲於時。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早卒。侯幼孤。從父玄事袁術於淮南。術承制署

玄豫章太守。侯因偕弟均往依之。未幾。玄罷官。卒於荊州。時則漢孝獻帝建安初年。天下方亂。不得歸琅邪。因居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世所號爲隆中者也。

侯躬畊隴畝。好爲梁父吟以自怡。而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三人同游學。三人務精熟章句。而侯獨觀其大略。每晨夕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耳。三人問子當何至。侯但笑而不言。蓋其旋乾轉坤之略。當弱冠時。已隱然自期許矣。

按東漢儒學。較勝西京。然本經術以施爲吏治。則遠遜西京諸儒者。以西京諸儒所治者。多大義微言。而東京諸儒。所朝夕鑽研者。惟章句訓詁之末。單辭碎義。博而要。故不能施諸實用也。侯生平學派。史無明文。以後來相表觀之。必兼治管商名墨諸家之學。而必非專執儒術者。所見如是。宜乎不肯疲精力於章句訓詁也。嗚乎。自世宗統一儒術而後。諸子之學。其爲羣儒所排斥也乎矣。侯獨尋絕學於舉世不爲之時。非獨誦其書窮其義蘊而已。且能舉其所學。措諸實用。使後世讀書之士。知古人一家之學皆自有其得力之處。與其致用之方。而非徒以理想之空言。表異於儒術也。非偉人而能若是乎。昭烈之去曹操而依劉表於荊州也。表分兵給之。使屯新野。爲北方捍蔽。表起家儒生。積致大位。遭值時變遂割據荆交。帝制自雄。然實無遠略。僅修飾邊幅。博禮賢下士之虛名。雖倚昭烈以自衛。內實忌之。且表老矣。長子琦賢而得衆。願無寵。表繼妻蔡氏生子琮。表恆

立欲察而廢琦。是時曹操專政久。北方羣雄如呂布張繡袁術袁紹諸人。皆已先後破滅。操軍旦夕謀南下。而表益老病。漫無守禦之策。昭烈憂之。徐庶方在昭烈軍中。乃言於昭烈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會昭烈求士於隱者司馬德操。德操亦曰。儒生俗士。焉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特人不之知耳。鳳雛者龐士元統。伏龍卽謂侯也。昭烈乃語庶。君與孔明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昭烈遂躬詣侯。凡三往而後得見。卽屏人語曰。漢室傾頽。奸巨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侯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唯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其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旣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

矣。昭烈曰善。由是與侯情好日密。嘗將關羽張飛等皆不悅。昭烈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昭烈性好結駘。(旌旄之屬。軍中所用以指麾者也。音致。)(有以鬘午尾見餉者。因手自結之。一日方獨居深念。侯入見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駘而已耶。昭烈投駘謝曰。是何言歟。我聊以忘憂耳。侯因言曰。特軍度劉鎮南。(謂表。)(孰與曹操耶。昭烈曰。不及。侯又曰。將軍自度何如。昭烈曰。亦不如也。侯曰。今皆不及。而將軍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昭烈矍然曰。我亦憂之。然計將安出。侯曰。今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鎮南。令有戶游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昭烈從其計。故衆遂強。昭烈益審侯有英略。乃以上賓之禮禮之。軍國之謀。莫不咨而後行。

按侯之擇主而事。不肯屈身魏吳。說者謂其志在翊贊宗傑。以興復漢室爲己任。千數百年以來。尙論者莫不首舉此義。幾以爲懸諸日月而不刊矣。雖然。武侯之英略遠志。豈遂如是而已乎。不佞以爲爲此言者。皆經生帖括迂拘之見耳。使武侯之志而僅若是。則不過一漢末之貞臣而已。何足增民族之光而於政治界中占千古不祧之地位乎。觀其隆中問對數語。當時漢獻猶爲天下共主。武侯已公然以帝業許昭烈矣。藉使昭烈克遂所志。廓清許洛。誠操禽權。遂能終守臣節爲獻帝下耶。殆必不然矣。是知討賊也。興漢也。皆兵家自占地步。以鼓人心之託亂耳。而武侯之所志。固別有在矣。今夫一代之偉人。

皆有用人之志。而不屑用於人者也。漢室之亡久矣。曹氏之代漢。無愚智皆知之。然而操之爲人。則予智自雄者也。挾其權術智略。以驅使天下之人材。而不欲有人焉出乎其上者也。使武侯而委賈策名焉。不過如徐元直孟公威之浮沈閒放已耳。甚者且如孔北海。以高才威名見忌。而至覆其宗。欲求如荀彧董昭輩之訐謔惟嚙。疏附先後。且不可得。况敢曰出其所學。以造國利而爲民福也哉。若孫權者。殆更下阿瞞數等矣。侯方駿豎視之。將出其緒餘。以廢龐吳會之君臣士庶。而又豈屑與公瑾子敬輩。比肩而立於其朝也。然則舍休有容任賢勿貳之昭烈。其又安所依歸。一施其救世安民之大略也耶。裴松之所謂鷓鴣已翔於遼廓。而羅者猶視於藪澤者。古今之尙論武侯者。亦若是焉已爾。引侯之事昭烈也。劉琦亦深相契重。琦常欲與侯謀自安之術。侯輒避之。琦未得聞。一日。引侯遊後園。登樓飲酒。酒酣。潛使人去其梯。因再拜請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乎。侯語之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大悟。陰規出計。會黃祖與孫權戰敗死。琦遂請代祖守江夏。表許之。因上琦爲江夏太守。琦始得脫。

漢獻帝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烏丸。昭烈說表乘虛襲許。表不能用。操自柳城還。表始悔之。昭烈解之曰。今天下分爭。事會之來。曷其有極。若能應之於後。此國未足恨也。旣而表病卒。少子琮代爲荊州刺史。操聞之。引兵南伐。琮聞操自來。知不可敵。遽遣使迎降。昭

烈在樊亦勦衆南行。侯及徐庶。並爲謀主。過襄陽。侯說昭烈。詹師襄琮蒯州可有。昭烈不從。乃駐馬呼琮。琮懼。不敢出。其左右及荊州士庶。畏操軍之暴。多歸昭烈。比至當陽。衆已十餘萬矣。輜重數千乘。兩日閒僅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繇水道會江陵。或說昭烈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彼甲者少。操軍卒至。何以禦之。昭烈曰。夫濟大事者。必以人心爲本。今人皆歸我。我何忍棄之。操知江陵軍實充裕。恐昭烈先往據之。乃釋輜重。輕兵到襄陽。聞昭烈已過。急自將精騎五千人。倍道追之。一日夜行三百里。及於當陽之長阪。昭烈戰敗。徐庶母被獲。庶乃辭昭烈。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耳。今老母在彼。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辭。遂北去詣操。

（附錄徐庶始末）庶先名福。本姓單氏。少落拓無行。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爲友報仇。殺人白晝突面。披髮而走。爲吏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肯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以令於市。鄉隣莫敢相識者。會其黨伍共寔解之。始得免。緣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疎巾單衣。折節向學。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棲止。福乃卑躬自下。蚤起。恆自掃除。聽習經業。義理精熟。遂與同郡石韜相親愛。因韜以獲交武侯。後仕魏官至御史中丞。武侯北伐時。庶猶在也。

按戰國及秦漢間。最重任俠。神州民氣。於斯爲盛。後經孝武與公孫弘之極意摧抑。而其風始稍稍衰息。然流風餘韻。久而未沫。感慨振奇磊落不羈之士。常不絕於

史冊。其折節學問。通經術。立功業。如徐庶周處者。尤爲世所豔稱。終唐五代之世。猶未盡絕。北宋中葉而後。朝廷以時文取士。儒家之書。家絃戶誦。而濂洛諸儒。更昌明性命道德之學。以爲教於下。於是一介之士。自束髮受書。卽服膺於東身寡過之訓。一舉動一步趨。皆循循謹畏。不敢稍軼於繩墨之外。而先民尙武好義之氣象。乃一燿而靡有孑遺矣。嗚呼。國家之嚴刑峻法。所不能消滅者。而章甫縫掖之師儒。乃能化導而轉移之。學說之繫於人羣。顧不重哉。常欲取漢魏以來野史別集之屬。摭集所紀俠客畸士之逸行寔爲一編。以揚我先民之烈。詔示後來。而謂學陋識。欲有所述作。輒毅然中輟。今附錄徐元直事。而怛怛中有所感。因率書於此以自訟。

昭烈旣戰敗。乃棄其妻子。與武侯及張飛趙雲等數十騎南走。輜重人口。盡爲操軍所獲。昭烈斜趣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以其衆萬餘人來援。與俱至夏口。侯言於昭烈曰。事亟矣。請奉命乞援於孫討虜。時孫權方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侯旣至。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席父兄之業。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曹操芟刈羣雄。略已盡矣。遂破荊州。威震海內。雖有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惟將軍量力而處之耳。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能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誠如

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對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壑。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忍而爲之下乎。權於是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大敵乎。侯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帥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其追豫州也。轉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重以荊州之民。畏操殘暴。其附操者。偪於兵勢耳。非心服也。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必矣。操敗必將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而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今日耳。操之得荊州也。使人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得書。以示其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皆言不如迎降。惟周瑜魯肅。與武侯議同。權乃決議迎敵。以瑜及程普爲左右督。將兵三萬人。與昭烈並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卒大破操兵於赤壁。操引軍歸鄴。於是昭烈遂收荊州江南諸郡。以武侯爲軍師中郎將。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按赤壁之戰。實爲三方鼎峙之基。微此一勝。吳之爲吳。未可知也。然發縱指示之功。實以武侯爲最。侯一生外交方略。蓋以茲役爲發軔之始。及其相蜀以後。猶是本茲意以行之耳。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孝直迎昭烈。使擊張魯。昭烈與糜統偕行。侯武及關羽留鎮荊州。昭烈自葭萌還攻璋。統中流矢卒於軍。侯乃留羽鎮江陵。而帥張飛趙雲等。將兵泝江而上。分定郡縣。與昭烈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侯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昭烈征伐四方。侯常留守成都。足食足兵。不嘗鄧侯之佐高帝也。益州承劉璋開墾寬弛之後。士大夫多挾其財勢。凌侮小民。侯一切裁之以法。巨室不便所爲。多怨讟者。法正嘗進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懷其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治新國。未垂惠撫。且客主未習。宜稍稍寬假。以安反側之心。願緩刑弛禁。以慰民本。侯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矯之以寬。故能弘濟。今劉璋闇闇。自其父焉已來。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令不行。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人不知尊。順之以恩。恩竭則人不知感。所以致弊之繇。實緣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著矣。正乃大服。

按此條以志本傳不載。今見於裴注。蓋本諸蜀記之言。晉初法風王駿鎮關中。與官屬士大夫。共論武侯事。談者多讚侯託身非所。力少謀六。金城郭沖以爲不然。因條武侯五事。皆隱沒不傳於世者。此卽其第一事。第二則昭烈過刺客事。相傳昭烈在蜀。一日有客求見。陳伏虎之策。形勢悉合。昭烈喜其奇略。稍欲親近。而武侯自外來。客遽色變

。因走入府。昭烈語侯曰。吾今得一奇士。侯曰。觀容色豈而神懼。必曹氏刺客也。使人追之。則已踰牆遁矣。裴氏引其說而辨之。第二事之有無不可知。第一事則謂「劉主在日。諸葛職爲股肱。軍國之務。事歸元首。劉主之世。亮又未嘗領益州。慶賞刑政。不出於己。尋沖所述亮答。專有其能。違人臣自處之宜。以亮謙退之體。死必不然。」愚以爲裴氏所說。可謂固矣。昭烈得蜀十年。乃卽帝位。方其甫入成都。諸郡未服。常事征伐。中間又嘗拒魏師於漢中。陳志明明詔「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矣。」然則此十年中。益州之政。不於武侯是責。而孰責也。何必身領州牧。乃始綜攬一州之政乎。裴注置此事於昭烈卽位之後。已非事實。而又以尋常君臣猜詭之衷。擬大賢之作用。豈唯不識武侯。抑且不識昭烈矣。

建安二十六年。魏旣代漢。臺下勸昭烈稱尊號。未許。武侯進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卽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莫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矣。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卽帝位。乃其宜耳。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昭烈於是卽帝位。策武侯爲丞相。其策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誠。丞相亮。是悉朕意無怠。黜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侯遂以丞相錄尚書事。未幾。張飛卒。復兼領司隸校尉。侯之事昭烈終於

此。

第四章 武侯之相業一 通好吳國

章武三年春。昭烈於永安宮病篤。召武侯至自成都。屬以後事。謂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侯涕泣受命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遂崩。後主禪卽帝位。改元建興。封侯爲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取決焉。於是此政界之偉人。乃一躍而登世界之舞臺。一試其身手矣。

按昭烈臨終顧命之辭。至今爲論史家聚訟之點。有謂昭烈明知嗣子之不克負荷。不忍其艱難百戰之江山。坐付諸仇讎之手。故甯可授之其臣。苟非君臣一德。相信之深。何能有此。此譽者之說也。又或謂昭烈城府深阻。有高帝之風。蓋逆慮武侯之不爲嗣君用。故爲此言以預折之。厥後武侯志決身殲。鞠躬盡瘁。而不敢稍休者。實斯言有以使之。此毀者之說也。裴注引孫盛之評曰。「夫杖道扶義。體存信順。然後能匡主濟功。終定大業。語曰。弈者舉碁不定。猶不勝其偶。況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何以摧服強隣。囊括四海者乎。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欲以固委付之人。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實。則不須若斯之誨。如非其人。不宜啟篡逆之塗。是以古之顧命。必貽語言。詭僞之辭。非託孤之謂。幸直劉禪闇弱。無猜險之性。諸葛威略。

足以檢衛異端。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辭。謂之爲權。不亦惑哉。」如威之言。其詆昭烈也至矣。前之二說。求昭烈太深。孫盛之評。視昭烈又太淺。要其非深識平情之論。則一而已。不佞以爲茲數語者。殆敵人毀謗之辭。所以疑誤漢之君臣者。承祚不察。而遽載諸史耳。何以言之。昭烈大漸之時。以至升遐之後。後主始終皆在成都。未嘗一往白帝。然則憑几末命。止武侯一人在側可知。縱昭烈實有是言。他人又何自聞之。而何自傳之以昭烈之英毅。豈其若後代庸主然。洮頰彌留之頃。尙容婦人宦者在其側耶。不然。必武侯自爲外人言之。夫自取爲何等語。武侯爲何如人。甯肯自洩其機。以招後主之疑忌耶。後主雖甚仁柔。尙非晉惠童騃之比。何至知有此言。而會不一加防檢者耶。夫昭烈果知其子之不肖矣。則何不及此身之未死。而躬爲舜禹之事。豈不光明磊落。盡斷葛藤。乃必待其子之既立。不君之跡。已不可掩。而後使其受遺之臣。躬行廢奪之舉。是唯恐爭端之不競。而故啟之也。是時後主年已十七。不爲幼矣。使昭烈而果有疑忌其臣之心。則何不徑授天下於其子。而必舉宗廟社稷之重。付諸其所疑忌之人。又授其子以防制之策。而僅爲此不情之言。以貳重臣之志。設使武侯竟行其言。更將個何以制之哉。此真不稽之言。而必無之事矣。盡信書不如無書。三代上經籍猶然。矧其爲一家之私史乎。

昭烈既崩。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尙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爲書與

武侯。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侯得書不報。而作正譏一篇。以曉諭魏人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世永戒。魏不釋鑿。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于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僞指而違審。有若崇竊稱莽之功。亦將僞于元菑。苟免者耶。昔世祖之勦迹舊基。奮率數千。摧強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于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豈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恆淫佚。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蓋張詭辭之說。奉迎譴寃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庸帝。諷解禹禪。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者。又爲軍說。以振蜀人尙武之氣。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

曹氏之不得逞志於江南也。以吳蜀邦交之合也。曹氏之安坐中原。而得有餘力以制江表也。以吳蜀邦交之離也。方昭烈之始得漢中也。褒斜隴右之險。大半皆入劉氏。關羽一舉襄樊。而許洛爲之震恐。淮肥之間。吳人屯壘而久居焉。三方並亟。當塗之大業。岌岌乎中坳矣。黠哉阿瞞。乃於南人志得意滿之秋。出其強國縱橫之手段。仲謀昧於遠略。長生猛於屢勝。遂相率而入曹氏之彀中。荆州旣覆。武侯兩道出師之策。遂成畫餅。而孫氏亦不復能北窺淮泗。以子桓之風流儒雅。遂安坐而移漢祚矣。重以魏亭之敗。漢勢益蹙。吳力亦盡。區區梁

益一隅之地。亦可謂存亡危急之殺哉。武侯託業大政。權衡於輕重。優劣之間。奮然定與吳和親之局。首遣使聘吳。結爲與國。東西之交。難而復合。而魏兵之不致南向者。垂五十年。君子之澤。不其遠乎。

昭烈之敗於淪亭也。孫權復遣使來求和。帝許之。遣大中大夫宗璋報命。於是吳蜀復通。蓋吳雖幸勝。而兵力已竭。魏主不方乘虛。自將南攻。一而揚越之間叛蠻。又復不靖。其屈己求和。蓋亦詘於不得已也。後主卽位。尙書鄧芝言於武侯曰。上初嗣大位。宜遣使以申吳好。侯然之。卽遣芝使吳。時孫權猶未顯與魏絕。不時見芝。芝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爲吳爾。非但爲漢也。權聞之。亟請見曰。孤誠願與漢和親。但恐其主幼國小。爲魏所乘。不克自全耳。芝對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一時之傑。苟有重山之險。吳亦有三江之阻。共爲唇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今委質於魏。魏必望大王入朝。徵太子入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東下。見可而進。如此則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明年。吳使張溫來報聘。自是信使不絕。時事所宜。吳王常令陸遜致書武侯。咨詢可否。侯亦知無不言。以此國之臣。而與謀彼國之政。時主亦曾不加疑。伊古以來。殆未有也。權又命刻印置遜所。每與漢帝及武侯書。必以示遜。有不妥。輒改而封之。後鄧芝復至吳。權謂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則戰爭方始耳。權

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

建興七年。權卽皇帝位。遣使來告。衆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示大義。絕其盟好。武侯以爲不可。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前衅而與之通好者。求犄角之援耳。今若顯加拒絕。仇我必深。更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彼賢才尙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而定。頓兵相守。老師費財。使北賊得計。非策之上者。乃遣衛尉陳震往賀。與權盟約。中分天下。震之行也。武侯與其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旣入吳界。移書關侯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響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敘好。踐界踴躍。入則如歸。獻子適營。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啟告。使行人睦焉。卽日張於誥衆。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捫誨。示其所宜。震至武昌。孫權與震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兗屬漢。其司州之上。以函谷關爲界。震還。以功封城陽亭侯。

按吳蜀之盟約。卽近日攻守同盟之約也。必二國地勢之廣狹。兵力之強弱。財賦之多寡。人才之優絀。程度相等等者。乃能締之。尤必有共同之利害。其關係輕重。適相均者。乃能同舟共濟。歷久不渝。此武侯之所爲能用吳以敵魏也。雖然。攻守同盟之言。不過

名詞焉耳。若欲帶兩國之師。以當方張之大敵。固未有不敗者。六國合從以擯秦。而卒爲秦之所并。其前車矣。武侯之聯吳也。僅資其輔車之勢。而卒嘗實其援助之師。使操縱張弛之權。常在我而不在彼。此又其善於用人。而不至爲人所用者耳。嗟夫。以蕞爾之蜀漢。而專對之才。後先輝映。今者時勢之棘。百倍於蜀漢。而持節奉使。不辱君命者。竟曠世而不一覩也。吾又安能無感哀升降之感也哉。

第五章 武侯之相業二 征蠻之績

南中者。今四川甯遠府以南。至於雲南皆是也。武侯時始開通之。於其地置益州永昌牂牁越嶲四郡。屬益州部刺史。後漢因之。中葉以來。時時反側。建安十九年。昭烈既定全蜀。遣安遠將軍鄧方。以朱提太守兼庾降都督。治南昌縣。方果毅廉正。夷漢敬其威信。方卒。昭烈問代於治中從事李恢。對曰。昔先零之役。越充國有言。莫若老臣。遂以恢爲都督。徙治平夷縣。昭烈既崩。越犒夏帥（夏蠻中種族之名。）高定。殺郡將焦贛。舉郡稱王以叛。益州大姓雍闓。亦殺太守正昂。朝廷更以蜀將張裔爲郡守。闓假鬼教。以號衆曰。張府君如瓠壺然。外雖澤而中實蠱。殺之不可。縛與吳。於是執裔而送諸吳。吳主權遙用闓爲永昌太守。遣故州牧劉璋子潤爲益州刺史。欲以搖動蜀中。是時牂牁郡丞朱褒權太守事。亦恃遠恣睢。南中大亂。武侯以新遭大喪。未便遠征。遣越犒太守爨祿屯安上。遙領郡事。而令從事常顛

。行郡南入。以都護李嚴書諭閬。閬答曰。畏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分崩。正朔有三。遠人皇惑。不知所歸。其款慢如此。願至許州。收節主簿。考訊奸狀。褒因殺順。爲亂益州。夷服不從閬。閬使建甯袁會孟獲說諸蠻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須膚前盡黑者。又蠟腦三斛。斷木構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否。蠻以爲然。乃皆從閬。斷不者性極堅。高不至二丈。故獲以此欺之。

建興三年三月。吳璠既定。乃議南征。將行。孫資問計於參軍馬謖。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今日破之。明日則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且必更速。若殄盡遺類。所除後患。既非仁者以爲。且又曠日持久。未可倉卒定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侯納之。大軍遂行。武侯自率大軍。由安上邛水道入越嶲。別遣馬忠向許州。李恢向益州。以魏爲太守王士爲益州太守。高定自旄牛沿窄卑水爲堅壁以守。侯進軍臨之。定逆戰而敗。遂斬之。定既被誅。其所部將士。亦殺雍闓以降。孟獲性尤倔強。不肯歸命。復煽合餘衆。以拒漢兵。恢之向益州也。道經建寧。建寧督益。大相請合。圍夜軍於昆明。恢衆少。賊且數倍。又未得大軍聲息。乃給語南人曰。官軍食盡。欲燒還漢。吾中聞久斥跡。乃今得旋。不能復北。當還與汝等同謀耳。故不恤以誠相告。恢遂奮命無人。故兩入信之。圍守少急。恢乘間出擊。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藥江。東接牂牁。始與大軍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功爲最。

曰凱者。永昌人也。雍閩之境永昌也。凱隨賊中。郡在益州郡西。道路險隘。與蜀中隔絕。又無太守。凱與郡丞王伉。帥屬吏民。隔境拒闔。闔數移檄永昌。誘說百端。凱答檄曰。天絕喪亂。奸雄乘衅。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幸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膽塗地。以除國難。將軍世受漢恩。以爲當躬聚眾。率先啟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隔于蒼梧。書誓辜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總轡。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威震之紀。成敗之符。譬諸野火在原。蹈厲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雍侯。造怨而封。(謂高帝封雍齒亭。)竇融知與。歸命世祖。皆名流後葉。世歌其美。令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命託孤。翊贊李興。與衆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幡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敵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泄臣於非主。誰肯歸之哉。竊唯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察之。凱感恩著信。爲郡中所服。故能全其節。及武侯軍至。闔爲高定部曲所殺。永昌復安。武侯表其事曰。永昌郡吏臣凱。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閩高定。信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厚乃爾。遂以凱爲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伉亦封侯。爲永昌郡太守。

夏五月。武侯率師度瀘。進征益州。與孟獲戰。大破之。生禽獲。置諸軍中。問曰。爾試觀

音用兵何如。獲對曰。恨不相知。誤墜公手。如公用兵。易禽耳。侯思馬謖言。以方將用兵北方。而南中好亂樂禍。宜窮其詐。以服其心。使不敢復萌異志。乃釋獲使還。合軍復戰。凡七禽而七縱之。獲等乃心服。稽首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是年秋。四郡悉平。於是改益州爲建寧郡。以李恢爲太守。加安漢將軍。領交州刺史。移治味縣。分建寧越嶲。置雲南郡。以呂凱爲太守。又分建寧牂牁。置興古郡。以馬忠爲牂牁太守。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皆爲五部。趨勇善戰。所向無前。分其羸弱。以配南中大姓焦雍婁爨孟暹毛李爲部曲。置五部都尉。分統之。號曰五子。由是南中有四姓五子之稱。至東晉猶然。又以蠻性剛很不馴。而大姓富於金帛。乃勸令出金穀。募其剛很者爲家部曲。得多者奔世襲官。蠻人皆貪貨物。以漸屬服於漢。又收其俊傑之士。如建寧爨習朱提孟敘及孟琰。悉爲官屬。其後習官至領軍。琰輔漢將軍。獲御史中丞。出其金銀丹漆。犍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其後軍興。累年不息。而儲蓄充裕。民無加賦之勞者。恃南中爲之轉輸耳。四郡之平也。或請悉其地而郡縣之。易酋長爲漢官吏者。武侯曰。留外官則當留兵。兵留而無所食。一不易也。蠻新傷破父兄死喪。子弟孤弱。留外官而無兵以衛之。終必尋仇爲患。二不易也。南人素有背叛之罪。自知嚴重。雖留外官。終不相信。三不見也。吾欲使不留一兵不運一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相安。豈不善哉。言者乃服。終武侯之世。南人果不復叛。

按武侯治南中之策。至今以爲嘉話。幾以爲柔遠之經。無過此矣。雖然。此當問其時勢之何如。與其衷情之何若。古今異宜。固未可膠執前人之成法。而施之後來也。武侯當日。北有疆魏。爲不共戴天之仇讎。疲兵力於南。必至召強敵以北。一日縱敵。數世之患。熟權夫輕重緩急之閒。無甯舍此而趨彼。但期其供我餉源。不至分吾兵力。斯已耳。在武侯之心。豈不欲辟草萊。拓疆土。以開闢西南新天地哉。宋神宗時。王荆公開拓湖南黔中苗峒。而司馬溫公輩。羣執武侯之說。以反對之。識者已諳其不通時變。若今日西南邊防。又非荆公時之比矣。漢時蠻俗純厚。攻心之計。猶有可施。今則蠻民之機械變詐。亦復不讓漢民。而川滇嶺嶠。所謂土司者。又復驕淫矜夸。虛用其民。會無紀極。稍不順令則沒入其土地。售之它土司。蠻民之無告者。乃相率流移。栖於沿邊境上。時時焚掠漢人。以謀衣食。而蠻酋之狡黠者。且相與爭奉西教。恃外勢以抗中朝。苟改土歸流之計不行。十年以往。諸土司蠻峒。且得盡歸西籍。而日蹙百里之禍。一發而不可收拾矣。今議者方逞威域外。而門閭戶庭之側。則熟視焉而若無覩。邊患之興。吾又安知其所終極也。

第六章 武侯之相業三 北伐始末

諸葛氏一生之事業。蓋未有感於北伐者也。然古今歷史家。但知侈其用兵之陳跡。而不知窺其所以用兵之微意。夫僅以陳跡論之。前後北伐。用兵累年。終不得關中隴右一郡之地。較

功業之優絀。尚不得與桓溫謝玄輩比。天下奇才。顧如是乎。蓋嘗反覆推究。而知武侯之所以用兵者。特欲厲尙武之風化。一國之人。使悉有軍人之資格。然後能以區區一州之地。當地廣兵強之大敵。而屹然無所於懼。其志決身殲而終不少悔者。欲藉攻戰之場。爲實地之練習耳。攷吾國歷史。凡以一隅而并兼天下者。必當九州雲擾。羣雄并起之秋。其智略政策。獨占優勝者。乃能一之。不然。則天下分裂既久。民心厭亂。思合於一。又直羣雄消歇。諸小國皆貧弱。不能自存。於是其土宇最大。兵力稍強者。亦能取之。由前之說。則漢唐明之開拓是也。由後之說。則西晉隋宋之一統是也。苟非是二者。而列邦並立。地醜德齊。莫能相勝。雖有絕世之才。王佐之輔。亦不過獲一勝之威已耳。求其能奏統一之勳。則宋之前聞也。不然。以武侯之明。豈不知魏之終不可滅。而保境息民。以偷一時之安也哉。而顧孜孜焉窮老盡氣。鞠躬而不悔者。誠知立國之大原不鼓舞警覺。以作其永動之性。勢必離披渙散。而不復可用也。知此義者。斯可與論武侯之身世矣。

南中之役既終。乃洽戒講。武以俟大舉。而漢中爲蜀之北藩。欲經略中原。不可不出駐漢中。於是令中護軍李嚴出屯江州。以知後事。而留護軍陳到。守永安以顧東防。

建興五年春三月。武侯帥諸軍。出屯漢中。命長史張裔。參軍蔣琬。駐成都。掌留府事。於時魏主曹丕。已先一歲卒。而明帝徵即位之元年也。臨發上表曰。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

侍衛之臣。不辭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裨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軍暢事。試用於平日。先帝稱之以能。是曰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尙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指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

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諫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表上。遂行。至漢中。屯於陽平石馬戍。蓋武侯固知關中之未易取。而先欲經營隴右。規取涼州。涼州得。則東瞰關中。有居高臨下之勢。而且結羌胡之心。以斷魏右臂。此魏延潛師徑出子午之策。武侯所由斥爲危道而終不肯行也。初魏人所懼者唯昭烈。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禦。卒聞軍出。朝野震恐。魏主叡欲大發兵迎敵。以問孫資。對曰。昔武皇取張魯。危而後安。數言南鄭直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今若進軍。道旣險阻。且當大有所興發。天下騷動。此宜深慮。不若但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隘。亦足以鎮靜疆場。乃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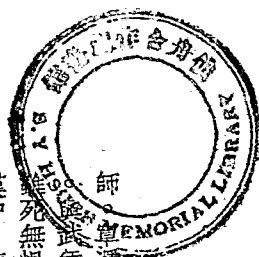
六年。魏以曹真都督關中諸軍。屯於郿以拒我師。初魏使夏昭楹爲都督。司馬魏延言於武侯曰。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楹聞延奮至。必棄城走。比東方聚兵。尚二十許日。而公已率大兵從斜谷至矣。如此則咸陽以西。可一舉而定也。武侯以此爲危計。不用。乃揚聲出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而躬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於是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皆舉軍相應。天水參軍姜維。及其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虔等。皆詣大軍降。關中響震。魏主叡旣遣曹真。復遣其右將軍張郃。以步騎五萬來拒。武侯使參軍馬謖督

諸軍。與郃戰於衙亭。謾恃其才氣。違公節度。舍水上山。郃絕其汲道。縱擊大破之。士卒雜散。乃拔西縣千餘家。退還漢中。所得三郡。復沒于魏。于是上疏請自貶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衙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侯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

或勸侯更發兵者。答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反爲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損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缺失。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謹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

按善治兵者。非無敗之難。敗而能善其敗之爲難。軍威沮喪之餘。衆心漸有渙泮之勢。若主帥更以虛憍之氣持之。則危亡立至矣。虛心以求其闕。堅忍以持其後。古之人所以轉敗爲勝者。恃此道耳。

初馬謖之隨昭烈入蜀也。才器過人。好論兵事。武侯深歎異之。昭烈臨崩。戒武侯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侯未以爲然。引謖爲參軍。每宴見談論。自晝達夜。祁山之役。諸宿將如魏延吳壹等。皆在行閒。論者皆以爲宜作先鋒。而侯卒違衆議。用謖以致債



中國六大政治家

二八

師。尊。讓。下獄物故。侯猶爲之垂涕。每對賓僚。嘗自咎知人之明。不如先帝也。讓臨終。武侯書曰。明公視讓猶子。讓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殫絲與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此死無恨於黃壤也。於是侯自臨祭。十萬之衆。莫不垂泣。待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請侯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侯流涕曰。孫武所以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將何法討賊耶。

按習鑿齒記此事而論之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搆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威闇得臣之益己。故殺之以重敗。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鴛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且先主戒讓之不可大用。豈謂其非才也。亮受戒而不獲奉承。明讓之難廢也。爲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知之太過。則違明主之戒。裁之失中。卽殺有益之人。難乎其可與言智者也。」習氏之言如此。嘻。可謂固矣。考陳志於讓傳。明言下獄物故。則讓自以病死耳。豈武侯殺之哉。推武侯之志。豈不欲稍折讓驕矜之氣。然後漸被而用之。以觀其後效哉。而無如讓之性氣。過於剛褊。一違頓挫。遂不勝其憂傷慘沮之威。而以軀命殉之。是豈武侯之所及料耶。至於知人之不明。器使之不當。則武侯固自引咎不遑矣。甯待習氏言之乎。

不是役也。大軍旣敗。而趙雲鄧芝箕谷之軍。與曹真相拒者。亦以兵弱敵強。左次而退。然斂衆固守。不至敗北。軍還。武侯問於鄧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獨不相失。何也。芝答曰。趙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耳。雲有軍資餘絹。侯令分賜將士。雲謝曰。軍出無功。何以賞爲。其物請悉入赤岸庫中。須十月以充冬賜。不亦可乎。侯大善之。

附錄裴注一則

郭冲三事曰。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帥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偪。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迴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勅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窺慢。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卻洒。宣帝常謂亮持重。而復見勞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爲恨。難曰。按陽平在漢中。亮初屯陽平。宣帝尙爲荊州都督。鎮宛城。至曹真死後。始與亮於關中相抗禦耳。魏嘗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後。無復有於陽平交兵事。就如冲言。宣帝旣舉二十萬衆。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伏兵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便走乎。按魏延傳云。延每隨亮出郭。欲請精兵萬人與亮異道。

。會於潼關。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己才用之不盡也。亮尙不以延爲萬人別統。豈得如冲言。頓使將軍兵在前。而以輕弱自守乎。故知此書所引皆虛。

按此事委妾傳聞。形於戲劇幾於販夫走卒。靡不知之。故附辨於此。以祛衆惑。

是歲冬。魏大將軍曹休。以十萬衆伐吳。大敗於石亭。關中虛弱。武侯乃乘虛北伐。是役也。懲於街亭之失利。移師稍東。大軍出散關。圍陳倉。弗克。初曹真亦料漢兵復出。必取道陳倉。乃使大將郝昭守之。至是。漢兵以長圍困其城。起雲梯衝車臨之。昭以火箭逆射其梯。漢兵多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車折。武軍乃更爲井闌百尺。俯射城中。以上丸填塹。欲築而上。昭於內築重牆。漢軍復穿地突。欲踰出城內。昭又於城內穿塹橫截之。晝夜相持。二十餘日。會我師糧盡。不得已。引還。魏將王雙來追。與戰。大破之。遂斬雙。

按世有後出師表者。陳志本傳不載。始見於晉張儼之默記。而裴注采之。遂與出師表并行於世。後人采以入集。而有前後兩表之稱。然識者咸疑其僞。其疑竇之最大者。是表既上於散關出師之前。當在六年秋冬間。是時趙雲尙在。雲傳稱其卒於建興七年。表中安得遠有趙雲已喪之言耶。武侯身。都將相。大權在握。留府諸賢。皆其躬所簡拔。同心協力。沆瀣一氣。武侯身歿以後。蔣董費姜。相繼典兵。猶承守遺志。一意恢復。豈有及身之時。而忽有持異議以阻軍興者。殆情勢之所必不然矣。街亭雖敗。而經略中原

之志氣。絕不爲之稍衰。士志其敗。史有明文。奈何當大軍將發之頃。而頽唐沮喪。一至於此。是時三方鼎峙勢均力敵。漢雖不能得志於中原。而魏亦不能有加於蜀土。何所畏懼。而遽作存亡危急之辭乎。觀其辭氣。斷續蹇澀。不復有前表光明俊偉之氣象。而多徵往事。竟莫明以意旨所在。此文必不出武侯手。殆東晉中葉。憂國之士。蒿目中原。因擬作是篇。以刺晉廷諂臣者乎。然自是文出。而成敗利鈍非所逆觀一語。遂爲宋賢之所藉口。於是「君子作事但論是非不論成敗」之說。乃灌輸於學人之腦中。而執是說以誤人軍國者。乃接踵而出矣。其有關於人心國是者甚大。故不得不辭而闕之。

七年春。復遣將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來爭。式戰不利。武侯自帥師赴援。至建威淮濟戰而敗。因遁走。式卒克兩郡而還。後主賜策書。復侯丞相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矜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誠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反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也。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按蜀魏相拒。以漢中爲重鎮。而陰平武都。在國北門。山谷阻深。閉道有出。敵若潛師南出。則漢道劍關。皆失其險。武侯之所以苦心經營。必得此兩郡而後已者。豈無故哉。嗟夫。魏艾之策。武行其先知之矣。

八年秋七月。魏大將軍曹真。以漢兵數出。請先發制之。以斜谷爲進軍之路。魏主敕許之。

將司馬懿奔漢水。由西城與眞會師漢中。諸將或欲由子午谷。或欲由武成（胡三省通鑑注曰。當作武都。）陳羣以爲斜谷險阻。轉運艱難。恐見鈔截。留兵護運。則多損戰士。不可。數從羣議。眞復表請由子午谷入。遂行。武侯聞有魏師。出次成固之赤坂以待之。召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會天大霖雨。棧道斷絕。魏羣臣華歆楊阜王肅等。皆以班師爲言。數乃詔眞等還。是歲。魏延西入羌中。與郭淮戰於陽谿。大破之。

漢兵所以數出而不能持久者。以糧道之艱險。爲其阻力故耳。於是此後出師乃專以便利轉輸。久戍屯田。爲上策矣。九年春二月。武侯以大軍復出祁山。始作木牛流馬。以運軍食。神州之用機車。此其權輿矣。

按木牛流馬之制作。載於諸葛氏集。謂其每具能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蓋能減負戴之勞。而未足以燔日力。視近世汽機之任重多而致遠速者。不及遠矣。然此不足以責蒞始之人也。所惜者先民於千數百載以前。已有是巧制。顧後之人。不知發揮而光大之。至使已成之法。亦湮沒而不傳。吾國工藝之退化。夫非一朝一夕之故矣。魏氏春秋。又載侯損益遠弩之製。謂之元戎。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並發。蓋卽宋代神臂弓之權輿也。

武侯之再出也。以參軍蔣琬爲長史。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侯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漢兵進圍祁山。招涼州鮮卑軻比能爲助。軻比能因率其部落。據北地石城

。遙爲應援。於是魏曹真有疾。不能軍。司馬懿自荊州入朝。魏主徵使西屯長安。以代眞督諸將。張郃與糧賊陵鄣淮等。懿使耀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敵布舍耳。遂進。武侯分兵攻祁山。而自統諸將。逆懿於上邽。郭淮費耀來傲。擊破之。因大芟其麥。以充軍食。與懿軍遇於上邽之東。懿斂兵守險。兵不得交。蔣乃引還。懿追躡其後。至函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祁山知大軍在近。人情必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若將出其後者。不宜進前而不敢信。以失民望也。今亮懸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及兩軍相逼。懿復登山掘營。不肯出戰。賈詡魏平數請出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巳。懿遣郃攻無當監。監者三國時兵官。名位次將軍。無當則其號。如票騎建威之屬。何干於南圍。自案中道而進。侯使魏延高翔吳班迎戰。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百一。張。懿走還營中。堅守不出。旣而軍中食盡。乃復班師而歸。懿遣走來追。及於木門。漢兵乘高。萬弩爭發。郃中流矢死。魏兵皆敗走。

侯之攻祁山也。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餉饋不繼。遣參軍詣軍論指。請侯退師。旣還。平乃更言軍食饒足。何爲而退。欲殺督運吏。以解不辦之責。又表言軍僞退以誘賊。侯乃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窮謝罪。于是表其過惡。

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侯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爲吾言。正方腹中有鱗甲。吾謂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也。（正方平字）

附錄裴注

郭沖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劍閣。亮時在祁山。旌旆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潘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強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刀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卻宣王。一戰大克。此信之由也。臣松之案亮前出祁山。魏明帝身至長安耳。此後不復自來。且亮大軍在關隴。魏人何由得越亮。徑向劍閣。亮旣出戰場。本無久在之規。而方休兵還蜀。皆非經通之言。孫盛習鑿齒按求異同。罔有所遺。而並不多加沖言。知其乖刺多矣。鹵城之役旣罷。休兵不出者二年。一意勸農講武。將爲一出經久之計。益作木牛流馬。運米積斜谷口。治邸閣以貯之。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暨建興十二年春二月。悉兵十萬。由斜谷出師北伐。遣使約吳。東西并舉。誓清中原。以報殊遇。而侯亦終於是役。一出不復返矣。

是時關中之地。自長安而西。渭水之南。諸郡縣皆爲漢有。（此語見史志。蒙鈞稽諸書而得之。有按語見下。）大軍至郿。軍於渭河南岸。司馬懿方屯渭北。亦引軍渡渭而南。背水爲壘。以拒漢兵。郭淮言於懿曰。亮若跨渭登五大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先據北原。壘壘六成。而漢兵大至矣。遂屯於五大原。侯以前者數出。皆因饋餉不繼。使己志不伸。於是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晈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閒。而百姓安堵。若不知有大軍者。節制之肅。軍令之嚴。豈當時諸將所可及哉。

按武侯五次出師。其道路皆自西而東。至渭威屯田。則東去長安。不過二百里耳。晈者雜於居民。此居民必非魏民可知。然則雍州之地。自咸陽以西。渭水之南。南山之北。其地固皆漢郡縣也。非然者。仲達固可以威令其民。使與武侯爲敵。而擾其農功。安得安堵無私也耶。蓋自鹵城大捷。魏已盡失渭南之地。故當漢兵未出。司馬懿僅保據渭北。兩國分界。固資此衣帶水爲鴻溝矣。蜀中紀載淪亡。承祚又以身事晉朝。不敢直書仲達敗壞之狀。其後史家補闕拾遺。如習鑿齒孫盛之倫。亦以回護本朝之故。不得不抑蜀揚魏。而武鄉戰勝拓土之功。遂不傳於後世。訖今讀史者。猶怪武侯之迭出軍。終不能克取山外一城一成之地也。而豈其然哉。

司馬懿徵於鹵城之挫。至是一意堅持。不敢出戰。漢兵數挑戰。懿終不出。乃以遺巾幘婦人之服以辱之。懿怡然受之。不以爲忤。懿患諸將之請戰也。乃陽爲憤怒之狀。上表請進軍。

而密陳不可輕敵之故。魏主徽使其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姜維謂武侯曰。辛佐杖節而來。賊不復出矣。侯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饋戰耶。

於時武侯已寢疾矣。而力疾治軍。不少懈弛。一日遣使詣懿軍。懿餉以酒食。與絮語良久。第問侯治事之繁簡。與其起居飲食之狀。無一語及戎事。使青曰。緒葛公夙興夜寐。蜀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食日不能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繁。其能久乎。旣而病篤。後主使僕射李福詣軍前省視。因咨大計。已別去數日矣。復還至軍。侯曰。孤已知君還意。公所問曰。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咨請。公百年後。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又請其次。曰文偉可。公琰蔣琬字。文偉費禕字也。又問其次。則不答矣。八月。薨於軍。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走告懿。懿追之。姜維反旂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懼而不敢逼。於是徐徐結隊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能走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漢兵旣退。懿入其故壘。案行周視歎息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卽赤崖。在漢中褒城縣北。不及而還。

侯遺命葬漢中定軍山。丙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睿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勛。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遽疾隕喪。朕用傷悼。

。精心苦製。夫德應厚功。紀行會稽。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瓌。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諡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

初。侯嘗表於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薨如其所言。景耀六年春。詔立廟於沔陽。侯之初薨也。所在各求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以爲可聽立廟成都。後主未允。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允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已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勛蓋季世。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烝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未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追述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剛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逼宗廟。此聖懷所以唯疑也。臣愚以爲宜因近其墓。立廟沔陽。使所親屬。以時奠祭。凡其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祠。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

第七章 武侯之遺著

諸葛氏集。爲陳壽所編。其目錄之載於蜀志本傳者如左。

開府作技第一

第三編 諸葛武侯

中國六大政治家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算第五

訓厲第六

綜覈上第七

綜覈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等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都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壽既編武侯集成。爲表以獻。其辭曰。故蜀丞相諸葛亮。毗佐危國。負阻不竄。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重複。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中略另見下章)論者或怪亮文采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攷之尙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寔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

相臣陳壽上。所可惜者。承祚之所輯者經六代而盡歸亡佚耳。攷欽定四庫全書。收明人楊時偉所編諸葛忠武書十卷。其提要曰。「初太倉王士驥撰武侯全書十六卷。時偉病其蕪雜。更撰是書。存其征南連吳北伐調御法檢遺事六卷。而增以年譜傳略。紹漢雜說四卷。今世所傳亮集。由後人采摭。文多依託。如梁父吟黃陵廟記之類。尤僞撰之類然者。時偉皆正其紕繆。而委巷小說所傳武侯轉世爲韋臯之類。亦糾其附會。排比事蹟。具有條理。」顧時偉之書。今亦不大顯於世。明以來私家編纂之本。無慮十餘種。然求其雅馴翔實者。殊不一見。惟國朝武威張澍撰諸葛忠武集。附以故事者。其本最善。今刊板猶在沔縣祠堂中。然僻在西北。傳至東南者甚渺。所望好事者之重刻也。

今輯錄武侯遺言之確可依據者如下。

彈李平表

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尙爲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嘗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徇臣取利也。是以表平于曹督主江州。隆崇其過。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

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

若事留。將成可致。是臣不說。言多留也。

彈廖立表

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愴然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爲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識眞諛邪。

又

立奉先帝。無忘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闇昧闡茸其事。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宮。則挾刃斫人頭於梓宮之側。陛下卽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爲將軍。面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爲卿。止當在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六比耳。至於卿者。正方亦未爲卿也。且宜處五校。自是之後。怏怏懷恨。亮廝立爲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亮卒。垂泣曰。吾終爲左衽矣。後監軍姜維率偏師經汶山。詣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於徙所。

與羣下教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貽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躄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又

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軍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昭其不疑於直言也。獎姚伯教。

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

作斧教

前後所作斧。都不可用。前到武都。鹿角壞刀斧千餘枚。賴賊已走。間自令作部刀斧百枚用之。百餘日初無壞者爾。乃知彼主者無慮。宜收治之。非小事也。若臨敵。敗人軍事矣。

又

作部作匕首五百枚。以給其士。

又

勅作部皆作五折剛鎧十折矛以給之。

按讀此可以見武侯之講求工藝

步軍教

若賊騎左右來。至徒行以戰者。陟嶺不便。宜以車蒙陣而待之。地狹者以錐齒而待之。與參軍掾屬教

任重才輕。故多闕漏。前參軍曹幼宰每言甄盡。數有諍云。雖性剛直。不能悉納。幼宰奉
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有忠於國如幼宰。亮可以少其過也。

與張裔蔣琬書

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京州上士也。(時亮
辟姜維爲倉曹掾加奉義將軍。)

又

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千。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
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觀見主上。

與孫權書

漢室不幸。王綱少紀。曹賊篡竊。葛延及今。皆思剿滅。未遂同盟。亮嘗昭烈皇帝寄託之
重。敢不竭力盡忠。今大兵已會於祁山。狂寇將亡於渭水。伏望執事以同題之義。命將北
征。共靖中原。同匡漢室。書不盡言。萬希昭管。

與兄瑾書

兄嫌白帝兵非精練到所督則先主頓卜白睡。西方上兵也。嫌其少也。當復部分江州兵以廣
益之。

又

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岸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疆也。

又

頃大水暴出。赤岸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岸屯田。但得緣岸與伯苗相聞而已。

又

有綏陽小谷。雖山崖絕重。谿水縱橫。難用行軍者。邏候往來。要道通人。今使前軍所治此道。以向陳倉。足以拔遠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者也。

又

既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之良器。爲亮側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孫松。字子喬。權弟子。爲射聲校尉。卒。亮與瑾書。

又

喬本當遷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五六百名。與諸子弟傳於谷中。（喬字伯松。亮兄瑾之子。亮先未有子。求喬爲嗣。拜駙馬都尉。）

又

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亮子瞻。字思遠。建興中。亮出武

功。(與瑾書。瞻後爲衛將軍。赴鄧艾戰死。)

誠子書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薄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欲靜也。才欲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慳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又

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於亂。

論治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會之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者。何益於治。

第八章 諸家之評論

陳壽之論武侯也。曰。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荆州。躬畊於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以亮有殊量。乃三顧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結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南征。劉琮委質。而備失勢。衆

第三編 諸葛武侯

四五

寧無立錐之地。亮時年廿七。乃違奔轅。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助備。與武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西取益州。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魚號。拜亮丞相。及備殞沒。嗣子幼弱。事無鉅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遠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敍嚴明。賞罪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待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妻志。淮欲龍驤虎視。苞埒四海。退欲跨凌邊疆。震盪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躋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於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直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恃己之長。夫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鄕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本傳之末。又有壽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行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

域之內。威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克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按千古之論武侯者。唯承祚之言。得其近似。特知其所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得其表面。而不能識其真際。蓋緣當時無名家歸納之學。以爲知人論世之方針。故其所得者。僅止於是耳。然較諸宋儒。武斷之說。強持主敬存誠二語。以強被之古人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若其論武侯爲不善用兵。則似是而非。蓋承祚心中。惟知有魏武之戰勝攻取。并吞中原。所向無敵。持與武宣節制之師相較。則誠覺其不侔。故不覺軒彼而輕此耳。不知武侯治兵者也。孟德用兵者也。譬諸政治家之立法與行政然。各有特長。而不能軒輊者也。善用兵者。其覺精神幹略。舉專注於實行之一面。往往以一旅之師。一州之地。知人善任。轉弱爲強。料敵起機。恆出乎常人智慮之表。用能友列羣雄。廓開八表。若宋武帝。若高祖武。皆其儔也。然其一恆及於羣時。而不能施於後世。及其身歿。而餘威與之俱逝矣。善治兵者則不然。其及身不必有戰勝攻取之略。其出師不必有赫赫之功。然實能轉移一國之風俗。使懦者立而勇者奮。使其國雖小而不可侮。其衆雖寡而不可敗。當強鄰大敵之交乘。常慷慨乎埽庭而有餘。舉天下之智名勇功。環而攻之。而不得其可乘之罅。卽身沒以後。而餘威所被。俾後人猶得蒙業而安。近者足數十年。遠者或且及數百祀。苟非輕變其法。未有遽至於覆敗者。此武侯所以雖用蜀以制天下。而天

下莫不爲其所用也。丞相不知此義。斤斤然較一時之近功。不亦僥耶。

吳張儼默記。嘗以武雉與司馬懿並稱。而比較其優絀曰。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天內世伯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漢。或得名於伊洛。不備旣沒。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翊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伯王之良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誠詳。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國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才有九分之一耳。而以貢贖大吳。抗對北敵。至使守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淹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龔敵之志。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渾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百姓。緩靖境內。而好開闢土宇征伐天下。未爲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濟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夫能進尺之地。開帝王之墓。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則未見坦然之勳。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請問其說。答曰。蓋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

今蜀魏爲敵戰之國。勢不俱王。自操備時。強弱懸殊。而備猶出兵陽平。倉夏侯淵。關羽圍襄陽。生禽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爲救。圍不卽解。故蔣子通言。彼時有待許度河之計。會國家擊取南郡。羽乃解軍。玄德與操。智力多少。士衆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異犄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減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玄德尙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歸耶。昔樂毅以弱燕之衆。兼從五國之兵。長驅強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爲唇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懼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來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旣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睿睿。義形於主。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

按儼之論武侯是矣。其謂吳爲漢唇齒聲援。則自阿其國之辭。非情實也。終武侯之世。吳人何嘗助一卒之力哉。固知攻守同盟之約。卽利害相共者猶未易獲其用也。使武侯不能自強。而徒恃東鄰之應援。其不亡也幾希。

第九章 餘論

兩漢之無宰相也久矣。蓋自孝武之世。卽已奪丞相之權。而歸之尙書。司喉舌之樞者。唯令

僕數人而已。既而霍光輔政。政柄遂歸外戚。爲其職者。率以大將軍或車騎票騎將軍錄尚書事。兼將相而一之。其權反倍於丞相。涉歷王氏。以至後漢。二百年間。悉沿舊制。而舊時丞相一官。則改稱太尉。與司徒司空。並稱三公。無所事事。唯指芻蕘。端拱百僚之上而已。曹操專政。治於三公以外。別設丞相。於是所謂丞相者。遂爲奸雄篡弒必歷之階級。非人臣所敢稱者矣。以人臣而居是官者。前則武侯。後唯晉王導。秦王猛而已。景略之才。與其得君行志。不亞武侯。而事蹟闕略。靡可稱述。若茂弘則贊之者。謂爲江左夷吾。實而則隨俗浮沈。不過稍賢於孔光張禹已耳。莽莽數百年間。政治界中之第一人。非武侯而安屬耶。

武侯之學術。非儒家而法家者也。非文家而質家者也。蓋自周公以官禮治天下。三代之文明。遂臻極點。周禮既衰。其學分爲兩派。其偏於道德者謂之儒。其毗於政刑者謂之法。管商兩巨子。皆以法家之哲。措其國於富強。功烈昭然。烜赫當世。儒家則以孔子之聖。而未能得位乘時。以行其志。其私淑之彥。若孟若荀。若賈若董。夫嘗不欲以所學轉移治道。而才力究無以駕乎法家諸哲之上。亦遂無以奪時主之好惡。轉然舍所尙以從之。此固不可掩之事實。未能爲先儒曲諱者矣。特是秦漢以來。所行之法律。雖曰沿襲商君政策。實而與管商家法。背道而馳。蓋法家之精義。在乎合君臣士庶。無貴無賤。悉範圍於法度之中。其宗旨蓋與今歐西立憲諸邦。遙遙吻合。而秦漢之治。則取法家之言而傳會儒家尊君抑臣之說。緣飾

而增損之。舉國臣民。皆當奉法。而獨君主一人。超然於是非榮辱之外。於是嚴刑峻法。以爲飾非拒諫之方。暴斂橫征。以爲縱欲恣情之具。隆專制之淫威。而失立憲之本旨。（立憲兩字出管子。）後之論者。願以是蔽罪法家。豈不冤哉。若武侯之治。真可謂得法家之精意。而能以質勝救文勝之蔽者矣。考其生平所學。實兼道與法而一之。其戒子書所謂淡泊足以明志寧靜足以致遠者。非老氏致虛守靜知白守黑之論乎。至其自比管蕭。則尤侯平昔之恆言。而未嘗毫末隱諱。故後主典學之初。昭烈卽令從武侯學法家言。本末分明如此。自宋世道學既興。乃取己之所學。而橫以被之先哲。必強武侯爲講學家而後已。張南軒至疑後主從武侯學法家書。爲後世無識者所僞造。學術主奴之見。是豈可以包舌與爭也哉。

武侯之政象。積極者也。非消極者也。進取者也。非退守者也。國家之存亡盛衰。一視其國民獨立之精神。其精神可用也。雖至弱小。必有興者。如今之德義諸國是也。反是者。雖至強大。必弱必亡。如印度突厥諸國是也。三國並立。未有如蜀之弱小者也。無論曹魏據中原全盛之勢。舉禹迹九州而有其六。有視區區巴蜀。直不啻極之視莛。卽孫吳保守江表。至不足道。然猶跨有荆揚。兼包交廣。壤地之大。財賦之雄。其視蜀也亦不啻三倍過之。倘徒知消極之政象。惟以退守爲事。將見勇氣淪亡。英華銷沮。魏攻其北。吳覲其東。衝壁與觀之慘劇。豈猶待五十年後哉。武侯知之審矣。故其治國也。惟奮發其獨立之精神。鼓動其不羈之志氣。使國民胸中。常有惟我獨尊之氣概。不復知有強敵之可畏。其所以日進國入而申敵

之聚也。賊之不兩立者。非徒爲報仇雪恥計也。蓋一毀國民之志氣。自聚而之。漢也。易。自漢而之聚也難。然時時提撕而警覺之。則客氣一散。而異黃之衷。乘之而起矣。故必刻刻以仇恥二字警之。使知敵之與我。勢無兩存。非我亡彼。必彼亡我。利害之辨。既明。懦者立而怯者奮矣。試觀蜀漢立國。垂五十年。以言敵之雄。司馬懿之請。而終身畏蜀如虎。大小百餘戰。魏人祇有應援之師。而絕不聞有進攻之舉。中間雖有遺父子。兩次竊伺漢中。乃真則左次無功。爽幾奪輪不反。而孫權陸瑒之狡焉思敗者。亦終身吟伏。不敢窺西陵一步。蓋武鄉積威所懾。非唯制大敵於生前。抑且垂餘烈於身後矣。萬古靈霄。因非虛舉也哉。

武侯之行事。尙實行者也。非崇虛文考也。叔季之世。所以萬事萎靡。敦而不可理者。虛文自誤之耳。西漢孝宣。東漢光武。明章。並以綜覈名實爲治。雖未能希官禮之隆。而法紀粗修。要有嚴肅整齊之遺意。一時經生博士。皆尙守西漢今文家法。以通經致用爲宗旨。洎和熹以後。朝政衰而士風亦替矣。公卿大夫。大抵持守祿位粉飾承平。以求苟全於外戚宦官之世。其爲士者。亦復孜孜於章句訓詁之學。而於古人通經致用之大義。無人焉能言。其故者。於是夷蠻擾於外。盜賊起於內。而士崩瓦解之禍至矣。武等知其然也。故國前後十二年間。惟以循名責實爲治。而絲毫尙虛文。觀於一器之微。猶必躬親料簡。審其良楛。辨其製作。矧知蜀中工藝之發達。實自公一人啟之。千百餘年。猶食其福。蜀人所謂神明而尸祝之者。豈無故哉。且也以一州之地。抗天下之全力而有餘。頻歲出師。而財政不聞稍絀者。固由其

治國之才。精謀略。而所以濟世者。不深者。豈必有道矣。經與公之得好於吳。固藉其聲援之力。然必有通商惠工之作用。存乎世間。當時江表諸郡。文化初開。物力之豐。工藝之巧。未必遂如今日。以與巴蜀相較。自不覺侷乎其後。然則轉全蜀之貨殖。沿長江以輸諸吳會。而吸收鄰國之資財。以供吾軍國之用。先務之急。安有更切於此者。觀於平南之後。史明言出其土產。以給軍須。則其間必有平準之方。林選化居之術。必非僅委諸無意識之賈人也。概可知矣。惜乎陳氏無良史之識。於武佐所以富國之方略。竟不能道其隻字也。

善夫吾友憲民氏之論王荊公也。其言曰。「古今所謂大政治家者。不外整齊畫一其國民。使之同向於一目的以進行。因以充國力於內。而揚國威於外云爾。欲整齊畫一其國民。則其爲道也。必出於干涉。」所謂開明專制者此也。若武佐者。可謂能盡干涉之義務。由專制而進於開明者矣。天之產豪傑也不世出。而豪傑之生於其時也。又以時勢之所拘繫。而不得盡其用。此所以莽莽二千餘年。而所謂大政治家者。竟曠世而不能一遇也。必求其匹吾於武侯之前。得二人焉。曰管仲。曰國大夫。於武侯之後。得一人焉。曰王景略。管仲之功赫矣。然繼起無人。及身歿而其澤已斬。五公子之亂。齊之失伯。夷吾有知。當痛心焉。武侯則衆賢道長。合志同升。身雖不及中壽而身歿以後。蔣葦翁姜諸人。規隨唯謹。劃若畫一守先臣之政策。靡取少變。而蜀之雄視西垂者。幾三十年。較諸管子。侷乎遠矣。國大夫之治鄭。其內政外交。視武侯如出一人。然鄭之爲國也。壤地過小。而又介於兩大之閒。以自守則有餘

。若其揚國威於域外也。則退然弗遑任矣。景略之相秦也。其所憑藉者。固足駕武侯而上之。蓋秦之上宇。既大於蜀漢數倍。而符永固之英姿亮識。且遠軼昭烈。何論後主然。景略既亡。而全秦遂土崩瓦解。亡也忽焉。從古偉人身後之悲境。未有過於景略者也。然則武侯之在三國。亦可謂前無古昔。後無來人也矣。